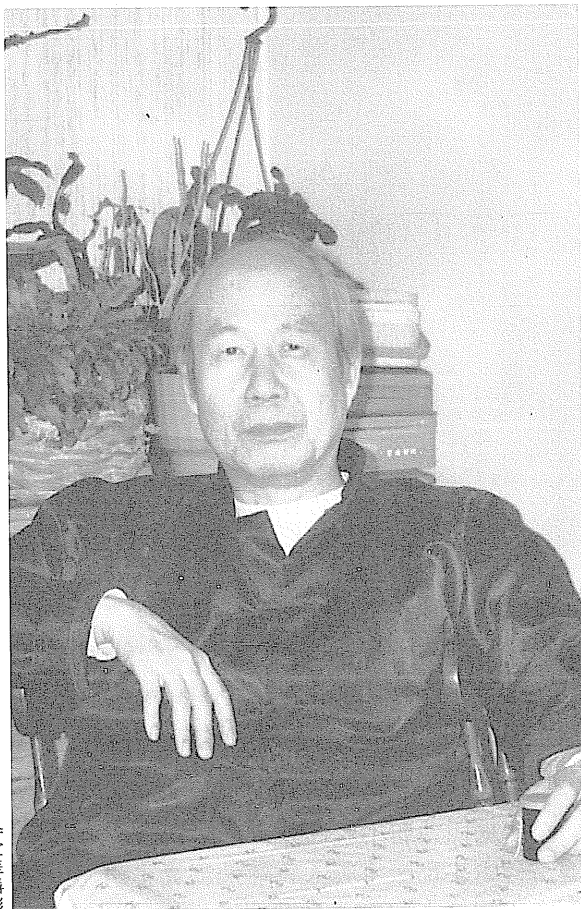


小說在通俗文化中不僅居於主流，在學院也愈獲承認，隨著通俗文學受到重視，近幾年國內外相關學位論文及專著紛紛出爐，蔚為「金學」。

古今匯通，則是金庸小說長久流傳之因。金庸致力於承繼中國古典小說傳統，並開創新局。大陸評論家陳墨指出，金庸既不重複別人，也不重複自己，作品經歷四個階段：「俠之立、俠之變、俠之疑、俠之反」，對中國正宗俠義觀點，從信仰到懷疑，既關懷人道、推崇俠義，卻又反叛倫理道德規範，並對武俠價值與傳統寫作方式，進行顛覆與反諷。金庸小說充滿歷史感，卻能融入當今文化，普及各個年齡層，即因其在幻想與現實之間，調度得宜。不僅小說情節結構曲折、引人入勝，提供讀者想像馳騁場域，其所塑造的人物典型與表現的人情世故，亦反映人世真實面向，在正邪善惡間深入人性的幽微變化，每每令人省思。

「我的每一部小說，都反映了自己人生每一階段的經歷。」從武俠小說家到成為報人，創辦香港《明報》與雜誌《明報月刊》等刊物，再成為政論家並跨足政壇，後隱遁於學術，七十餘歲的金庸一生亦如傳奇，歷經政治波瀾與家庭婚姻變故。金庸傳記陸續出版，他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像小說，每一步都化作筆下的一種情境。甚至，這股由出版社造勢的「金庸熱」，與通俗文學晉身學術研究的「金庸現象」，也預示了下一個世紀的文學新趨勢。  
(莊宜文)

## 王鼎鈞： 在寫作中禱告的人



李宜涯攝影

在台灣文壇，鮮少有人和王鼎鈞一樣，憑著散文維持不墜的聲譽。即使在他的三十餘本著作中，有評論、有小說、有劇本、也有詩，但是對大多數的讀者而言，仍舊打從心底認定他是個散文家。而在嘗試過各種文體之後，他也把自己「最後定位於散文」。

對王鼎鈞來說，「人生三書」——《開放的人生》、《人生試金石》、《我們現代人》—

一堪稱是奠基之作。這幾本勵志小品每篇字數多不過六、七百字，少則只有二、三百字，但總能用各種平易的筆調，和讀者談論人生的道理。由於長銷，幾十年來不知有多少讀者，從這裏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觀。

不過，把自己創作定位於散文的王鼎鈞，真正的攀頂之作卻是後來的《左心房漩渦》。這部得到新聞局優良圖書著作金鼎獎、以及中國時報文學獎散文推薦獎的力作，把提煉過的詩的語言、小說戲劇的敘事技巧完全溶入散文佈局，因此得到讀者及評家的一致好評，隱地便說這是王鼎鈞「登上天梯，把散文視野又拉大了天地」的代表作。然而自《左心房漩渦》之後，十年來，王鼎鈞的寫作主力放在自己的回憶錄上，但也出版了散文《隨緣破密》。但是要到一九九八年，他才藉著《心靈分享》、《有詩》、《千手捕蝶》再展風華。

《心靈分享》處理的全是宗教題材，對於一個十四歲便受洗的基督徒來說，這般寫作似是理所當然的使命。不過，文學作品不同於平常的佈道文章，王鼎鈞除了闡釋基督的大愛，尚且引證佛理及中國文化精神，使得這部作品有著特異於福音書的色彩。至於《千手捕蝶》，只見作家對於詩化的、小說式的散文寫作更加嫻熟，雖然用字一樣精煉，但是過去「人生三書」那種一目瞭然的說理教訓，在這裏全遁入文字背後。讀者如果沒有潛進或詩或小說的作品氛圍，只從字面上找尋道理和意義，終究只會徒勞無功。毫無疑問的，這部新作又把散文的境界提高許多。

散文之外，王鼎鈞仍在寫作的回憶錄亦有不凡之處。作為一個不知自己出生年月日，以流亡學生身份跟隨政府遷移台灣以後又赴美定居的他來說，回憶錄的寫作足可視為一部見證時代苦難的史冊。很多人會說，作家的創作過程宛若是一種生命的救贖，但是對王鼎鈞而言，他的寫作毋寧像是對人生的禱告。因為，

救贖可能只是自我生命的超越，而王鼎鈞式的禱告，卻是以宗教家的胸襟，向上帝祈求人類大我的幸福。（胡衍南）